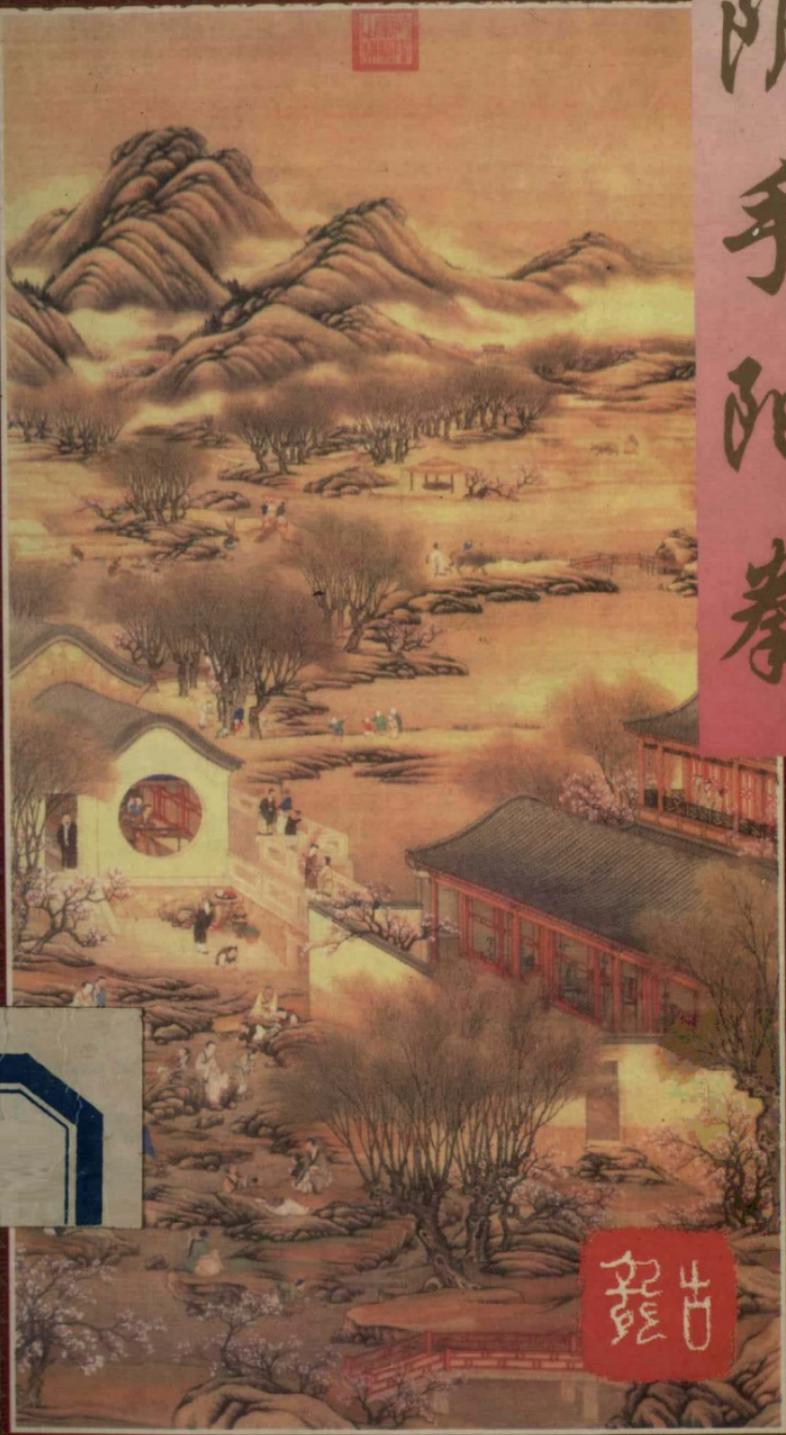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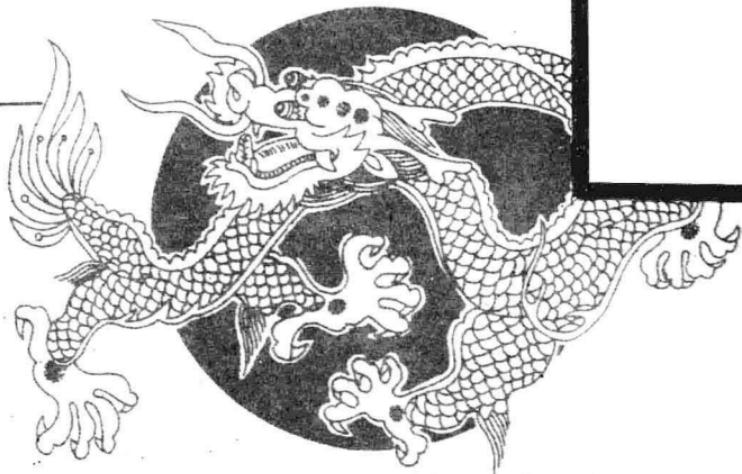
古龙快活系列武侠小说

阴手阳拳

〔台湾〕古龙著

黄山书社





阴手阳拳

古龙快活系列武侠小说

责任编辑：黄 杉
封面设计：李碧华

快活系列——《阴手阳拳》
古龙 著

*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新华书店经销
广东科普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总印张：74 字数：1517千字
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00001—10000
ISBN 7-80535-819-2/I·136
总定价：103.10元(本套：13.80元)

内容简介

阳刚气短，落马流花；江湖迷乱，阴差阳错。为争江湖，阴人出阴招，搅混世听；为避世人，仗剑挺枪，诛贼灭寇。洗不清的是曲，荡不了的是折。一场武林大劫在阴手阳拳的闪动下，更加激荡。

此书是古龙快活系列之一，不读不快。世人皆知古龙风格，且有煮酒论色的大家风度。本书是古龙较得意的作品，用神奇而不怪诞的笔法来写情，独有古龙情人之说。世间正邪只是瞬间，而在古龙笔下，一反传统的武侠风格，用古风借喻现代世人，对人物的情爱描写更是大胆，更是人性化。是对世间理性的又一真实写照。



古龙*先生

古龙本名熊耀华 1937—1985，原籍江西。古龙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，是台湾著名新派武侠作家，闻名中外。他自从1960年创作【苍穹神剑】、【情人、看刀】始，一生共写了近七十部武侠小说，影响巨大。其代表作有【快活】系列、【杀手】系列、【风云第一刀】、【绝代双骄】、【楚留香传奇】系列、【陆小凤传奇】系列等。



第一回

宁拼一死，不泄孤子踪

万里无云，骄阳似火。

天空间是一片蔚蓝色的。

但在那片草坪之上，却染满了鲜红色的血。

一柄镌刻着“忠义”两个龙形篆体古字的厚金刀，正被一个满面怒容、神态威猛的锦袍老者紧紧握着。

风很猛。

草坪之上，横七竖八地倒卧着二十多名灰衣汉子。

这些人原本都是活生生、雄纠纠的武夫，但他们现在已都死在这柄厚背金刀之下！

在草坪之上，仍然还有一大堆人站着。

他们的手中，都握着各式各样种类不同的兵刃。

但有一个人例外。

那是一个温文雅尔、举止斯文大方、满脸充满书卷气息的中年文士。

风急劲。

中年文士的脸上泛起了一丝平淡的笑容。

无论是谁，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平易相处，很和蔼可亲的敦厚学者。他自称为“诗人”。

看他的样子，的确很像个诗人。

如果说他不是诗人，倒反而令人觉得有点迷惑。

然而，那个手握金刀的锦袍老者却很清楚这个诗人。

他吟诗的本领虽然不错。

但他真正的看家本领，并非吟诗，而是杀人！

江南七大帮会之中，最负有盛名的，就是铁心帮。

铁心帮在江湖上之所以能够负有盛名，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帮主苗真，曾经凭手中一柄金刀力歼江南为恶多年的神狐三大首脑。

苗真的外号，人称“铁心金刀”。他在刀法上的造诣，虽然未能称为无敌，但也实在罕逢敌手。

三天之前，苗真前往河北，向河北武林泰斗“狮子剑王”申天仪拜寿。

谁知归程之际，竟然遇上了这位中年文士率众围截。

这是极惨的一战，双方都付出了惨烈的代价。

中年文士率众围截，已有二十多名手下被苗真的一柄金刀杀死。

但与苗真随行的六大弟子，也已全数阵亡。

苗真手握金刀，须眉皆竖。

“久闻阁下招无虚发，何以竟倚仗人多，不敢单独与老

夫对阵?”

中年文士露出了一种诡秘的笑容，淡然道：“苗帮主刀法独步江湖，这一点看来倒是不假。”

苗真冷冷一笑：“老夫有何得罪阁下，竟然要半路拦截，横施辣手？”

中年文士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苗帮主与在下素无夙怨，在下此举，亦实在问心有愧。”

苗真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哼，说得好漂亮！”

中年文士耸耸肩，道：“只要苗帮主说出那个老和尚匿居何处，在下决不加以为难，任由苗帮主过路。”

苗真怒哼了一声：“阁下已将本帮六大高手杀死了，这笔血债，老夫正要向你讨偿。”

中年文士微微一笑：“这倒容易，每条人命奉回黄金千两，未知苗帮主尊意如何？”

苗真怒火冲冠，金刀一挥，道：“放你娘个鸟屁！”

中年文士皱眉摇头，淡淡道：“苗老侠身为一帮之主，说话何以如此难听？”

苗真不再说话，向前冲出一步。

中年文士忽然发出一叹。

苗真忍不住又道：“你又在弄什么花样？”

中年文士悠然一笑，淡淡道：“如果你还想再活十年八年，最好还是别与在下动手。”

苗真忍住怒气，道：“倒愿聆听阁下的高见。”

中年文士又微微一叹，道：“常言有道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”

苗真冷笑。

“苗帮主的刀法，虽然威力惊人，”中年文士道：“但刚才你与在下的刀手过招，其中有一招‘星沉雁落’，却有去势尽老之嫌。”

苗真的脸色开始变了。

中年文士清秀的脸上，突然露出一丝狞笑：“刚才那一刀，若是换了在下，恐怕苗帮主右肋之下，已然中了一记重掌了，在下的掌力如何，帮主心中总有点概念罢？”

苗真的身子，攸地开始发抖。

苗真的心中，戛然一惊。

这人果然名不虚传。

刚才自己连发数十招，毙了二十多名敌人，其中就有一招“星沉雁落”微露破绽。

想不到这一点破绽，竟然给他一眼就瞧了出来！

但他仍然不服气！

“纸上谈兵，有何用处？阁下如此自负，何不放手一搏，分个高低！”

中年文士攸地面色一寒：“苗帮主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在下若逼出手，只怕江南铁心帮，将会一蹶不振，永远在武林中消失。”语锋一顿，又缓缓道：“只要苗帮主说出那个老和尚匿居何处，在下愿以黄金万两相赠，决不食

言。”

苗真神色悚然，怒道：“好一套威迫利诱的手段。”

中年文士叹了一口气：“苗帮主何以固执至此？”

苗真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可惜老夫天生愚憨，一不怕吓，二不怕死，三不贪财好色！”

中年文士双眉紧皱，淡淡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在下倒是白费心机了？”

苗真脸上一阵抽搐：“别再废话连篇，动手罢！”

中年文士轻轻一叹，道：“苗帮主既然不肯赏在下一个薄脸，在下唯有逼于出手了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缓缓地向苗真走了过去。

苗真左掌当胸，右手持刀。

雷霆万钧的一击，已随时将会发动。

中年文士仍然一步一步的走过来。

两人的距离，已越来越近。

攸地，金光疾闪。

那是苗真刀法上七大绝招之一的“苍蝇出洞”。

刀势沉猛，劲道十足，这位铁心帮帮主赫赫声名，果非幸致。

无论是谁，面临着如此威猛的一刀，都必然急忙闪避！但中年文士竟然全不闪避，任由苗真的金刀迎胸劈下。

好快的一刀！

刀出如风，瞬间已劈向中年文士的胸膛。

攸地，中年文士的右手一扬，扫出一掌。

这一掌不偏不倚，刚好拍在那柄金刀的刀身之上。

这一掌，竟然把那柄金刀的去势，硬生生的震开。

苗真内力虽强，居然也被这一掌震得险些站不稳。

苗真的脸色一变。

他虽然早已知道，这位中年文士的武功极高，但却料想不到对方竟然赤手空拳，一招之间便将自己的金刀震开。

这一份功力，真是匪夷所思，骇人听闻。

中年文士忽然停手，盯着苗真，叹口气道：“苗帮主，你我武功如何，也该彼此心中有数了，你再不肯说，难道要在下用分筋错骨大法向你逼供？”

“逼供？”苗真嘿嘿一笑：“就算你将老夫四条肢膀卸了下来，也休想达到目的。”

中年文士冷笑道：“在下总有办法，要你说出来的。”

苗真忽然张开了口，把一颗药丸吞了下去！

这颗药丸是赤红色的。

中年文士一怔！

但他随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在下素闻铁心帮有一种药丸，服下之后能够增加本身功力，想不到居然有机会见识见识。”

苗真闻言，居然大笑起来！

看他的样子，似乎还笑得很开心。

这种笑，不像是装做出来的。

中年文士怒叱道：“笑什么？这有什么好笑的？就算这种药丸能使你增加一倍的功力，你也绝非我的对手。”

苗真仍然在笑。

但他的脸色，却突然变了颜色。

中年文士攸地一呆！

苗真的脸，居然变成了紫蓝之色。

刹那之间，中年文士已完全明白过来了。

难怪苗真笑得这样开心了，因为他已得到了胜利。

这种“胜利”，并非指苗真的武功，已可以凭着这一颗药丸而胜过中年文士，而是中年文士已永远没有办法向他逼供。

原来那颗赤红色的药丸，非但不能增加功力，反而是—颗含有剧毒的药丸。

苗真的笑声，已渐渐停下！

他的脸色，已由紫蓝色变成为一片焦黑了。

他的口角和鼻孔之间，也流出了大量的血。

血竟然也是黑色的。

他的声音，开始变得虚弱无力：“那颗药丸，是……五步……断……”

还没有说完，人已倒了下去。

中年文士怔怔地望着草坪上的苗真，良久，他才喘一口气，喃喃地道：“五步断肠丹，果然厉害……”

血腥气味虽浓，但战争已告停止。

江湖上的纷争，就是这个样子。

苗真在今天之前，还是威震江湖的顶尖高手！

但现在，苗真已和任何的死人毫无分别。

也许，他唯一还能存留下来的，并不是他的武功，而是一股大义凛然的正气。

江湖上奸邪当道，像苗真这种宁死不屈的人，又有多少？

大名府，是大地方，也是富商巨贾荟聚之地。

在这里，百万富豪不可胜数。

在这些百万富豪之中，最有钱的，还得数富来银号的大老板余老树！

但余老树虽然有钱，却是个一毛不拔，连铜板也舍不得多用一枚的吝啬鬼。

所以，他虽然有钱，却没有面子。

若论既有钱，而又有面子的人，当然就得首推南月轩的老板甘四爷。

南月轩是大名府中首屈一指的一间大酒店。

这里地方雅致，菜式色香味俱全。

尤其是南月轩自酿的百花珠露酒，更是清香味醇，堪称酒中一绝。

甘四爷在大名府开设南月轩，少说也有十来年的日子。

他为人豪爽好客，交游甚广，在这十余年中，可说是声名蒸蒸日上。

南月轩的生意，自然越来越旺盛，几乎每夜都座无虚席！

此刻，又是华灯初上，南月轩最拥挤的时候。

倏地，南月轩外，来了一个肥头大耳，身材肥胖不堪的大和尚。

大和尚手持禅杖。

这一根禅杖，最少也超过八十斤重。

这时候，甘四爷正在南月轩中，应酬着几位殷商。

但当他看见了这个胖大的和尚之后，便急急忙忙离座，走了出去。

胖大和尚看见甘四爷，立时附耳低声道：“甘施主，事情有点不妙。”

甘四爷脸色微微一变。

“此处谈话，诸多不便，请大师登上三楼帐房，再行说话。”

胖大和尚神色肃穆，沉声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

于是，两人便登上帐房，闭门密谈。

甘四爷坐在一张桃木椅上，道：“大师随便请坐，不必客气。”

胖大和尚刚坐下，便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甘施主，铁心帮帮主苗真，如今已魂登极乐。”

甘四爷悚然一惊。

“什么？苗帮主已……”胖大和尚又是叹了口气，缓缓

道：“这两个月来，风声实在紧张得要命。”

甘四爷脸色一变，“苗帮主何以会突然去世？”

胖大和尚长长的叹了口气，才道：“这是‘辣手诗人’的杰作。”

甘四爷神情一震道：“又是‘辣手诗人’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妈的！”甘四爷一掌向桌上拍去，险些没有把桌子拍成两半。

胖大和尚沉声道：“看来，辣手诗人真的决心要找到王大侠的遗孤，否则，又何以兴师动众，四处向人追问那位老禅师的下落？”

甘四爷叹着气，脸上怒形于色：“这人心机深沉，武功诡异莫测，而且神出鬼没，真是可恶复可恨。”

甘四爷轻抚山羊胡子：“闻说这位‘辣手诗人’，来自北邙山芙蓉堡，未知是否属实？”

胖大和尚道：“这一点，贫僧也不大清楚。”

甘四爷道：“芙蓉堡中人，已有十多年未曾在武林中露过面，而且芙蓉堡萧姥姥，又是一位正义的武林前辈，若说‘辣手诗人’真的来自芙蓉堡，实在有点令人难以相信。”

他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这人似乎与王隐风大侠颇有仇怨，难道他真的存心赶尽杀绝，连王大侠的儿子也要加以诛除？”

胖大和尚叹道：“三年前王大侠误中陷阱，在潼关遇伏身亡，若非那位不知法号的老禅师出手援救，只怕连王大侠的唯一香灯传人，也要惨遭毒手。”

甘四爷道：“未知那位老禅师的伤势如何？”

胖大和尚道：“半月前贫僧曾去探访过一次，唉，还不是那副老样子，只怕他今生今世，都难会有复原之望。”

甘四爷道：“那位老禅师，何以一直不肯说出他的法号？其中有何道理？”

胖大和尚摇摇头，道：“这真是一件费解的事，但照贫僧三年前在潼关看他力拼赤衣三煞的身手，他的内力已绝不下于少林寺方丈恩木禅师，甚或凌驾其上。”

甘四爷道：“能凭个人之力，就把赤衣三煞击败，显然是高手中之高手。”

语声一顿，又缓缓道：“只可惜到头来，他还是中了一枚毒镖，落得个半身瘫痪的收场，真是令人浩叹。”

胖大和尚道：“尚幸老禅师虽然半身残废，但仍能将毕生所学，传给麟儿，几年之后，金陵王家大院，又可以重振昔日的雄风了。”

甘四爷道：“王麟今年几岁了？”

“大概十五岁左右。”

“十五岁还是年轻一点。”

“但这小子天赋异禀，相貌堂堂，一眼看去，倒像个十七八岁的英伟少年。”

甘四爷一阵叹息，道：“王大侠有子如此，也该含笑九泉了。”

眉心一皱，忽而又道：“三年前潼关惨案的幕后主脑是谁？如今可有些眉目了么？”

胖大和尚慨叹一声，道：“王大侠生平疾恶如仇，专好抱打不平。”

甘四爷道：“这一来，他仇家之多，实在难以胜数。”

胖大和尚道：“潼关惨案的主凶是谁，贫僧直到目前为止，还是一无头绪。”

甘四爷目光闪动，道：“会不会就是那位辣手诗人？”

胖大和尚道：“似是而非，又似非而是。”

甘四爷道：“却是何故？”

胖大和尚道：“这一点，连贫僧都无法说出来。”

甘四爷轻轻一咳，又不住叹气。

胖大和尚接道：“这人四处追寻老禅师，而且手段狠辣，绝非善良之辈，恐怕迟早有一天，麻烦会降临到施主与贫僧的身上。”

甘四爷心头一震。

“大师的意思，是说‘辣手诗人’会怀疑我们知道那位老禅师的下落？”

胖大和尚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这位‘辣手诗人’消息灵通，说不定会知道这件事。”

甘四爷道：“倘若如此，倒是麻烦之极。”